



谁为 婚狂

Shui Wei Hun Kuang

孙明一

SUN MING YI

爱情是什么？爱情就是傻女人贱男人。

婚姻是什么？婚姻就是你忍我也忍，你狠我也狠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为婚狂/孙明一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
2010. 5

ISBN 978-7-5411-3026-7

I. 谁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9894 号

SHEIWEIHUNKUANG

谁 为 婚 狂

孙明一 著

出版统筹 侯 开
内容监制 韩 志
选题策划 王 菲
责任编辑 何 炜 冯 好
文字编辑 翡 翠
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026-7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前 言

残酷一点说，这世上最牢固的婚姻应该是由阳痿的男人和性冷淡的女人组成的，因为不能、不爱，所以不出轨。出轨的男人永远不缺冲动，不出轨的女人永远没有平衡感。

再残酷一点说，这世上出轨的婚姻里，多数因男人而起。在对待出轨这个问题上，男人对家里的女人绝对守口如瓶，到死不吐口风；对门外的女人倒是甜言蜜语不少，但又没一句真的。所以，出轨这件事上，女人永远占不到任何便宜，要么被蒙蔽，要么被欺骗。

男人在家里像美元一样疲软，在外却像人民币一样坚挺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了激情。

说到激情就不得不再说得更残忍一些——小三儿。不知道这天下到底有多少女人在做着这个行当，也不知道她们步入小三儿、小四儿行列之时，是因为太爱还是太需要？打着爱情的名义窃取名草有主的男人，其实是在玷污爱情！小三儿们的天下，不是真正爱情的天下，她们要的是利，再是名，由不指望收获到盼望圆满收场，这一场仗她们打得辛苦好无情！其实身为女人就应该明白，男人心目中最好的女人，永远都是未知的下一位，千万别误认为敢于为你离婚的男人，就是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。他们心里唯一专情爱着的女人，永远是——年轻貌美身材好的女人，哪个女人敢说“我永远年轻永远漂亮”？就算天下有不老的妖精，也绝对没有不老的激情！

男人在外彩旗招展，小三儿凶猛来犯，作为妻子要何去何从？

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已然是过去的旧把戏。丢了人，失了心，还容易让男人瞧不起。聪明的女人懂得适时进退。

现实生活中，没有一个女人可以真正原谅男人的背叛和离弃。聪明的女人应适时举起婚姻的大旗，警示门外的小三儿——这块阵地上我是胜利者，你哪里来就回哪里去！聪明的女人必须大义凛然地告诉出轨的男人——家里家外只择其一，所谓的齐人之福绝对不属于背叛者！因为——第四次婚姻革命已然来临！

所谓第四次婚姻革命，是建立在三次婚姻法的基础上而完善的。法律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修改完善，人的思想也应与时俱进的。聪明的女人应该在婚姻中保持独立。第四次婚姻革命完全摧毁了过去女人嫁夫从夫的思想，它越来越发挥出自己的个性，它嘲笑人们关于婚姻的成见，指引女人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，于是新的婚姻关系悄然形成——它使女人不愿再承载过去的婚姻所承载的繁重义务，更排斥外力的影响，而强调婚姻中个人的感受和感情的结合，它追求更高的婚姻质量，因而变得更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。新时代婚姻中，传统婚姻固有的内涵正在消减，婚姻变成一种更纯粹的东西，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单一，而是变得更不可预知和不稳定，恰恰相反，第四次婚姻革命带给女人的是——定位婚姻。哪天婚姻之船偏离航道，女人有权对另一半说 OUT！

第四次婚姻革命告诉女人——为婚姻定位，不如为自己定位。在婚姻底线被触及之前，能及早抽身的女人，是睿智可敬的。婚姻里的女人不仅需要自立，更需要拥有一份不可摧毁的尊严。婚场如战场，一切讲究策略。策略重点——不失去自我，才能不失去一切。

愿全天下的女人都能拥有踏实安稳的婚姻。愿全天下的婚姻都能维持到白首。

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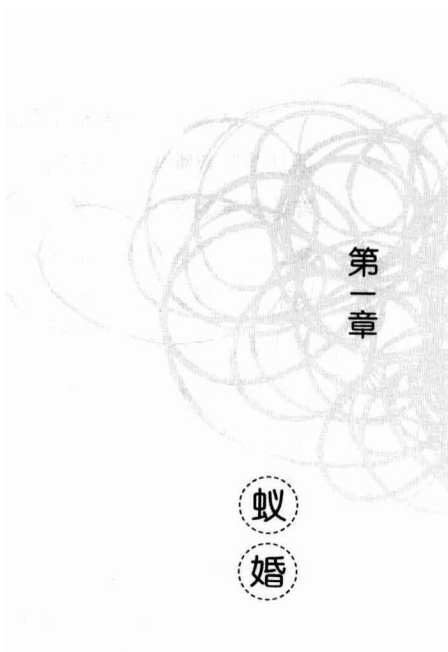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- 第一章 蚊婚** 1
- 所有婚姻都一样，踏进同一道门便注定了种种矛盾的开始。有了间隙的婚姻就像洁白的婚床被人撒遍了蚂蚁，咬不死人，却让你寝食难安。
- 第二章 婚内牺牲** 21
- 所谓的婚内牺牲，是让我们牺牲自己的小个性换得幸福，而不是牺牲自己的尊严换得耻辱。
- 第三章 对于出轨** 41
- 苗若婷明白，沉醉婚外情的男人抛弃自己是完全有可能的。这时候的自己如果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丢自尊的是自己，成全的却是等待入门的小三儿。所以她举起的是一面白旗，选择停战。
- 第四章 小三儿到访** 61
- 这天下，没有拆不散的婚姻，只有不够努力的小三儿。门外这个举着入侵大旗的阮景景，磨刀霍霍地向许慕芸发起挑战。她突然意识到，此时的自己或许也需要一场婚姻起义。
- 第五章 性锁** 81
- 不要以为跟你上了床，男人就得娶你。身为女人应该明白——性，对女人是开始，对男人则是结束。
- 第六章 情蛊** 103
- 男人出轨是为了新鲜，绝对不是为了爱情。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阮景景终于醒悟，她先是用爱的名义博得霍德的同情，然后利用工作的借口将本属于许慕芸的利益收入囊中。这招很毒，断了霍德的后路。



目 录

第七章	抉择 ----- 123
	这天下最聪明的男人就是霍德。面对情人的相逼，妻子的哭求，他竟然把抉择权交给了她们。就像一个站在台下看戏的人，台上打得越激烈，他反而觉得自己越抢手。
第八章	分居 ----- 145
	男人的不幸大多是因为贪求财富，女人的不幸大多是因为贪恋感情。两个女人同时对霍德放手，这样的结局是他万万没想到的。
第九章	离婚大战 ----- 164
	所有人都以为先离婚的会是苗若婷，因为她跟霍利没有孩子的牵绊。却不料，先行离婚的却是一直以弱势示人的许慕芸。她的解释是——大人都不幸福，还指望孩子能幸福么？
第十章	情人真相 ----- 186
	这时，阮景景也看到了霍德，老情人四目相视，颇有了几分尴尬。霍德喝得多了，冲着霍利不客气地说：“情人是什么？就是用旧了的抹布可以随便扔！老婆是什么？就是再老也要当成手心里的宝！”
第十一章	婚姻起义 ----- 209
	女人为了了解男人，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但当女人了解男人后，就会发现男人其实不值得那个代价。为自己的婚姻来场起义，为自己的爱情重新定位，自信自立的女人更有机会获得幸福。
第十二章	婚姻策 ----- 229
	保卫婚姻的战略重点是要加强婚姻的综合实力，比如培养共同的爱好，比如拥有共同的婚姻财产，比如男人的忠贞，比如女人的温柔。



第一章

蚁

婚

所有婚姻都一样，踏进同一道门便注定了种种矛盾的开始。有了间隙的婚姻就像洁白的婚床被人撒遍了蚂蚁，咬不死人，却让你寝食难安。

“这天下，没有拆不散的婚姻，只有不够努力的小三儿！”这话从苗若婷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许慕芸正拿着铲子翻弄锅里的栗子。滴艳饱满的栗子任人看了便流口水——这是霍德的最爱。结婚六年来，每到了这个季节，他都要吃上几颗，且只吃许慕芸亲手炒的。对此，身为妻子的许慕芸颇为骄傲。所以，面对弟媳苗若婷的小三儿论调，她不置可否地笑。

“若婷呀，你跟霍利刚结婚两年，应该琢磨着生个孩子了，别没事天天胡思乱想，什么三儿呀四儿的，霍家兄弟不至于，我了解他们。呵呵……”

“嫂子，这年头，小三小四可是无孔不入，你真不怕？”

“我相信霍德不会。婚姻是什么？一个给，一个受。我一直在付出，在给予，而他一直安享我的照顾，接受我的好，这样的生活很安稳，安稳的生活哪个舍得轻易打破？再说我们还有孩子，霍德对女儿的宠爱呀，呵呵……简直让我都嫉妒呢。”许慕芸一脸笃定。

“大嫂，虽然说相信别人容易过得快乐，可有些事也不得不防。现代男人的出轨一般分两种：一种是利益出轨，因工作关系捎带着给了女人好处，女人捎带着给了他身体；一种是情感出轨，说不清是婚内无爱，还是婚外的爱过于激烈，反正遇上了心仪的女人，男人们就想试试……”

“呵呵，你研究得还真透彻。那么，真有三儿呀四儿的，女人怎么办？”

“面对男人的出轨，家里的女人也分两种类型：一种是逆来顺受型，不怒不争，以弱者的姿势卑微地等待男人回归；第二种就是睿智成熟型的，男人的心若能回来更好，若不能回来，那女人就要做好离婚的准备……总之，对出轨的男人就是不能轻饶！”

“若婷啊，你这小脑袋天天没事都琢磨什么呢？”许慕芸不以为



然地笑。

苗若婷没接话，嘴巴张了张，又合上了，目光投向锅里的栗子，不无羡慕地笑了，“是呀，大哥跟大嫂感情好，这是有目共睹的，瞧我这张嘴……”

许慕芸依然满足地笑，不再年轻的面容溢满了中年女人才有的怜慈，“若婷，我们虽然是妯娌，但感情好比姐妹。作为姐姐我得劝你一句，赶紧生个孩子吧，霍家二老去世得早，长嫂为母，我劝你几句，你可要听进心里去，知道吗？孩子是婚姻的桥梁，是两个人的传话筒，是一个家的中心……”

“单身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婚姻是一种生存方式。在我还没有完全适应之时，我必须为婚姻负责，是不是？大嫂……呵呵……你这话，我嫁进霍家两年，听了两年，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！”苗若婷打断许慕芸的话，一脸调皮地反诘。

许慕芸淡笑着给苗若婷递过去一颗栗子，“知道就好，嫌我唠叨，是不是？”

苗若婷接过栗子，脸色暗淡下来。她转身坐回客厅，电视里正上演着恩爱夫妻离别的场面，她不禁向依然在厨房里忙碌的许慕芸问道：“大嫂，你说这世上真有恩爱夫妻吗？白头到老是不假，可是，真有难分难舍甜蜜一辈子的吗？”

许慕芸放下铲子走过来，一脸的责备，“爱情是享受，婚姻是忍受。谁能天天在幸福里享受，而不忍受生活里的是非种种呢？你呀，看起来很聪明的一个人，婚都结了两年多，天天都寻思些什么呢？呵呵。”

“不是我不成熟，是这社会变化太大！这年头男人出轨是家常便饭，小三儿真是防不胜防，做妻子的真是苦不堪言！”

苗若婷反复提起小三儿，倒让许慕芸笑了，“呵呵……哪天你大

哥敢这样，我就跟他拼了！男人就像孩子，惯他吃，惯他穿，就是不能惯他坏毛病！”

“大嫂，这话说得倒是。男人像孩子嘛，偶尔犯错也是玩心大发……”苗若婷今天说话一直有些怪，许慕芸看向她，眉头皱起。

“若婷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跟霍利闹了矛盾？还是感情出了问题？”

“哦，没有。我就是不适应婚姻生活，女人一结婚，什么都变了，以前单身时可以随意逛街，随意约会，想做什么都是自由的；可一旦进入婚姻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成了两个人的，就连加个班儿也得提前打招呼……说穿了，女人婚前像燕子，爱飞就飞；婚后像鸭子，想飞难飞。婚姻就是麻烦，让人浑身不自在！”苗若婷兀自埋怨着，小嘴嘟起老高。

许慕芸刚想说话，突然闻到锅里起了糊味，立即尖叫着扑向厨房，仿佛那里正炒着的不是普通的栗子，而是自己火热的心。等她从厨房奔出来时，苗若婷已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她一边整理自己的长纱裙，一边跟她道别。许慕芸赶紧拿出些栗子，一边递一边送苗若婷出门，“拿上，霍利也爱吃这口儿。”

苗若婷也不客气，接过烫手的栗子。只是她似乎有些欲言又止，娇好的面容显得有些僵硬。

许慕芸见她站在原地，不说走也不说留，不禁笑了，“这是咋了？不好意思呢？呵呵，走吧，我送你，正好下楼买点东西。再过两天就是我跟你大哥结婚六周年的纪念日，我想送他个礼物，你帮我参谋一下。”

上了路，走出小区，苗若婷这才开了口：“大嫂，你跟大哥结婚这么多年，真不容易。不过，女人也应该对自己好点，瞧你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不说自己怎样，就说如果哪天大哥带你出去应

酬，多丢他的人哦。”

她的话引来许慕芸发笑，“什么应酬，他不过是一个部门经理罢了，而我自从有了孩子，再也没上过班，这都四五年了，再让我去工作，怕还不适应了呢。”

“女人如花，花开有期。一旦错过，即使招展，也是寂寞。”苗若婷没头没脑地丢下一句话，兀自在前面走着。

许慕芸笑得摇了摇头，只当她是心情不好。

许慕芸拉上苗若婷走到马路对面的商城，一起为霍德买了一件纯白有暗纹的花花公子半袖。对此，许慕芸的解释是——“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，我希望跟他的婚姻一直是透明的纯白的，不带一丝污渍。”

苗若婷的表情始终不轻松，只是朝许慕芸微笑，也不说话。

不明就里的许慕芸指指旁边一件花衬衫，“你家霍利脸白，这件蛮不错，你要不要看看？”

“不看！我才不会打扮那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！女人最傻的行为就是打扮自己的男人——将他打扮得跟花儿似的，出门他就给你招蜂引蝶！”苗若婷恨恨地说，“婚姻里贬值的永远是女人。一个传统的女人，重视孩子的成长，重视丈夫的事业，连他们的衣食都想得无比周全，却终是忘记了自己，任由容颜跟青春流逝，等男人升了身价，被人抢去后才顿悟到自己错了，可青春没了，容颜没了，连赖以生存的爱情也没了。你说，女人除了贬值，是不是还输得很惨？”

这会儿，许慕芸终于听出了端倪。她不由得上前一步，关切地问：“若婷，你跟霍利是不是出问题了？”

苗若婷刚想回应，眼神掠过前面柜台却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她赶紧挡住许慕芸的视线，扳过她的肩，让她背对着那个身影，然后一脸紧张地笑，“哪儿有？没有，没有的。”



“可我总觉得，你今天似乎有事情，跟大嫂说说，看我能不能帮上忙？”许慕芸没有察觉，依然十分关切，有几次都差点回身，却总被苗若婷及时挡回去，不让她回头。

许慕芸终于感觉到了异样。她一回身，苗若婷就挡住，再回，苗若婷再挡，三番两次下来，她意识到，有事情发生。她一个迂回，趁苗若婷没反应过来，转过身来。

视线里，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，此时被无限地放大，缩小，再放大。一米七的身高，配上一百五十二斤的净重，白净的脸上挂着一副金丝边眼镜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许慕芸打死也不会相信，这个跟自己相恋四年、结婚六年的男人，此时正跟另一个年轻女人十指相扣地逛商场。

此时的霍德，正被比自己小十岁的阮景景拖着，在一款女式睡衣前左右看着，如果不是年龄相差悬殊，外人一定会误认为这是一对新婚燕尔的甜蜜夫妻。阮景景的头始终依在霍德的肩上，声音黄莺一般腻人，“亲爱的，这件奶黄色的好吧？看起来好性感哦。”

霍德点头，明媚的脸上透着暧昧。这种笑在他跟许慕芸恋爱时也有过。可如今，它像一朵异域的鲜花，绽放得虽然美丽，却不再属于许慕芸。

人生的三大悲剧是：美人会老，爱情会冷，婚姻会旧。如今，这三大悲剧，许慕芸觉得自己都遇上了——自己老了，甚至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；爱情早没了，以为会靠亲情维持，却不料，一切成了骗局；婚姻不怕旧，怕的是背叛。如今一切假设都成了真相，还有什么可以幻想的？还有什么可以安慰自己的？许慕芸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，只觉得人潮涌动的商场已然安静下来，四周的一切像极了蚂蚁，渺小得幻化成一个个墨点，就连她自己也仿佛成了墨点，



只有眼前两个不知羞耻的人影正无限扩大。她忽然觉得，世界又突然小了。小得可怕，小得可怜，连一个给自己做思想准备的时间都不给，连一个给自己躲藏的地缝儿都不留！

许慕芸只觉得热血顷刻冰封，又很快溶化，血液里跳动起一股力量，让她三两下蹿到霍德面前，连身旁的苗若婷说了什么，她都听不到，她只听到自己洪亮到歇斯底里的声音，在偌大的商场里轰然响起。

“霍德！你跟她什么关系？你们丢人丢到家了！”她再想不出什么可以叫骂的，可不骂，心里终究是不痛快的。许慕芸想着骂词的时候，霍德迅速撒开阮景景的手，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，净白的脸瞬间红了，声音里带着恳求，“慕芸，有话回家说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！什么话回家说？是带她回家，还是带我回家？！”许慕芸的愤怒终于爆发了，双眼发射出来的目光，一会儿投向霍德，一会儿瞥向那个年轻女人。

是的，年轻真好。对方光洁的脸上带着孩子一般的绒毛，在商场灯光里熠熠生辉，脸蛋安好，皮肤安好，身材安好，连眉宇间对自己的那种嘲笑，都沾染了无敌的青春。想来，青春无敌——这就是当下小三儿的本钱。

许慕芸突然冷笑道：“你这个女人，仗着自己年轻就胡作非为，拖着人家的老公逛商场买睡衣？你不觉得自己玩过了吗？！”

这种叫骂引来商场里一群人的围观，大家指着阮景景议论纷纷。被围在人群中央的霍德颇为难为情，不得已，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一旁冷眼旁观的苗若婷，“若婷，赶紧劝你嫂子回家，在这里胡闹像什么话？”

苗若婷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径直回道：“这会儿你倒不好意思起来了？”她转身欲劝许慕芸，却被她一把甩开——“霍德，你今天把话

给我说清楚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！说，你跟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到底做过什么？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”

霍德难为情地拨开人群，想逃。许慕芸眼疾手快地地上前揪住他，趁大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她一个回身将巴掌拍到了阮景景的脸上。她的动作干净利落，仿佛拍武打片似的，不带一丝犹豫。

巴掌清脆地落到阮景景脸上，年轻的她当时就哭了，一边哭一边往人群外面挤，仿佛受了委屈的人是她。霍德在身后喊了两声，突然意识到自己此时再喊下去，只会激化矛盾，赶紧止声，然后头也不回地拨开人群，气冲冲地往家赶。

女人一生最大的不幸，不是生逢乱世，而是遭遇薄情寡义的男人。这话用在许慕芸的身上，再恰当不过，可她又不愿承认对方是个薄情寡义的男人，她只恨那个小三儿！她坚持认定，是外边的那个女人勾引了霍德！

一直在眼前观望的苗若婷，倒有一副局外人的冷静，她一边拉着许慕芸往家里拖，一边劝道：“大嫂，先别管那个女人，赶紧回家跟大哥好好谈谈，你要知道，这件事只宜早早解决，不能拖泥带水。还有，你要理智、冷静，不能一哭二闹三上吊。现在的男人只要稍有一点成就的，在家里是仆人，在外面可个个被宠成了孩子。是孩子，你就只能哄，不能随便打骂，一旦他失了面子，事情就更不好解决了，知道吗？”

“他做了错事，还让我把他当孩子去哄？这是什么逻辑！”许慕芸甩开苗若婷，跟在霍德身后，一前一后回了家。从商场到家里，只不过一条马路的距离，她却仿佛走了好几个小时，脚步万般沉重。她猜不透，这一步迈过去，下一步在哪里，更不知道自己跟霍德的婚姻会走到哪一步。对于女人来说，最大的伤痛莫过于感情上的被骗、被欺。作为女人，没有哪一个不希望自己拥有一份单纯的感情，



没有任何杂质的掺杂，只要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就够了。而婚姻里的女人，对这份单纯更加追求。婚外恋、婚外情、第三者的传闻不绝于耳，那些已婚女人们说起自己的另一半，一般都会说：只要他不出轨，心思在我这儿，就够了，就满足了。听着很悲哀，可这世道——乱了。身为女人，特别是婚姻中的女人，唯一的奢望不过如此。可男人不一样，他们婚前或许会专一一些，但那仅限于女人年轻貌美时，一旦娶回家了，当女人成了蚊帐上的那抹蚊子血，成了餐桌旁那个不忍多看一眼的黄脸婆，他们就会不再有激情，甚至会感觉难以下咽。婚姻折旧时，每个男人都希望一生中能拥有一个情人，因为他们需要有再活一次的感觉。男人是重生了，可他们把绝望留给了家里的女人。就像此时此刻的许慕芸，她觉得自己绝望极了，关上家门那刻，她甚至还没回过神，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。马路上人来车往时，她尚未有激烈的感觉，但看一眼沙发上歪坐着的霍德，她突然觉得很可怕。枕边人变了心，从此比不得一个过路人亲切。可再不亲切，有些事还是要说明白的。许慕芸清了清嗓子，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，但声音还是高了几度，“说！你跟她是怎么开始的！”

面对许慕芸的责问，霍德本能地说谎，可明显地，在六年同床共枕的妻子面前，他又不擅长说谎，白净的脸红了又红，最后才唯唯诺诺地说：“慕芸，你别误会，我跟她没什么的。”

“没什么？孤男寡女跑到商场买睡衣，还说没什么！霍德，你太欺负人了！”

“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你应该相信我！”

“相信？这个时候谈相信？你把人都领到公众面前了，你还跟我来讨相信？！”

“刚认识，信不信……由你。”

“拜托，下次说谎之前，请先把你的脸处理好！这种小把戏也想拿来骗我！我们好歹六年夫妻，加上恋爱那四年，十年光阴十年心哪。我对你那么信任，竟换来今天这样的结局。大庭广众之下，你竟然拉着那个女人的手！你置我于何地？”许慕芸大叫着，眼泪就在那一刻不争气地落下来，吧吧嗒嗒地滴在茶几上。

霍德赶紧递来纸巾，小心翼翼地劝道：“慕芸，我跟她真的没什么，就是偶然认识……你相信我，别再闹了，好不好？”

“谁信？说出去谁信！偶然认识就拖着手逛商场？偶然认识就一起去买睡衣？偶然认识就可以出轨？偶然认识就那么不知廉耻……”许慕芸还没说完，话便被霍德接了过去。

“你对我有点信任好不好？”

听听，这就是男人。自己做错了事，回到家来居然还跟已经委屈得不成样子的妻子讨信任，而且如此的理直气壮。

“哼……霍德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！这个时候还有脸跟我提什么信任？早知如此，何必那么不知廉耻，净做那些不要脸的事！”

“许慕芸，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？我们怎么就不知廉耻了？你是见过我们上床了，还是见过我们有什么不要脸的举动？你这女人在家里闲傻了吧？说话那么不知分寸，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怎么就这么难缠？真是不可理喻。”

不可理喻？这就是自己的男人在出轨之后给自己妻子的结论。像是在说许慕芸，又像是在说这场婚姻。两个熟悉到不分彼此的人，遇到婚姻里的一道坎儿，身为丈夫的却说自己的妻子不可理喻。对于许慕芸来说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！她怎会忘记，恋爱时只要自己一个眼神一句话不对，对方也会紧张地揣测半天。如果说那会儿恋爱是装出来的真诚，那么婚后这几年呢？偶尔吵上几句、拌